

池莉经典文集

让梦穿越你的心

池莉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池莉经典文集

让梦穿越你的心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让梦穿越你的心/池莉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0. 12
(池莉经典文集)

ISBN 978 - 7 - 5302 - 1073 - 4

I. ①让… II. ①池…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2801 号

池莉经典文集

让梦穿越你的心

RANG MENG CHUANYUE NI DE XIN

池 莉 著

*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
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 bph. com. cn

新 经 典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 京 汇 林 印 务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

850 × 1168 32 开本 11.25 印张 250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073 - 4

I · 1045 定价:29.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 - 58572393

目 录 · Contents

预谋杀人	1
凝 眸	62
紫陌红尘	119
绿水长流	176
城市包装	237
以沙漠为背景的人与狼	298
屈原的罗网	307
让梦穿越你的心	320
后记	353

《预谋杀人》记忆：1991年11月写于汉口常码头二村，1992年北京《中国作家》杂志发表。写战争写历史写仇恨，都是为了写人。人的歹毒，触目惊心。武汉这个都市，湖北沔阳这个县城、小镇以及乡村，我古往今来无限的虚构与写实。

预谋杀人

1

王腊狗对丁宗望动杀机，不是一日两日的事了。仇恨酝酿了几辈人，到王腊狗身上，就只差个火引子点燃。

沔水镇的人都知道王腊狗祖上是富过的。王腊狗的曾祖父王连舫当年是五龙盘踞沔水镇的五龙之一。王连舫十五岁就入了红帮，拜把拈香喝雄鸡血酒盟誓之后奔武当山学了三年功夫。下山回到沔水镇就干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在襄河上劫夺了清廷皇粮。从此王连舫便成了沔水镇的一个人物。王连舫开了一家鲜茧庄，别的茧庄只敢与浙江、江苏的生意人来往，王连舫却敢与日本三井洋行做生意，他自然就发得很快。发了之后他又开了一家规模极大的商行，专门经销英国亚细亚洋行的铁锚牌和僧帽

牌洋油。那时候是清朝道光二十五年，江汉平原还不知电为何物，煤油灯正由城镇朝乡下流行。中国那时候还远远不能够自产煤油，洋油便占领了整个市场。王连舫晚年时已经富得流油，娶了三妻四妾，盖了深宅大院。当王连舫拥香偎玉，羊羔美酒地享乐时，丁家的人则在寒风凛冽的大街上拱肩缩头，举着英美烟草公司的试吸香烟，苦苦请求行人免费试吸。那时丁家只有一家保和药铺一家广货店，两个儿子做生意，其他儿子念书，好歹只算得上一户小康人家。

无法料到的是，香烟居然悄悄地在取代着旱烟和水烟。某一日，一个纤夫吸罢丁家赠送的香烟之后，随随便便扔掉了烟头。烟头引燃了王家在襄河边的油库。这座容量为一百吨的油库烧红了沔水镇的整个天空。王连舫僵立在码头上，目不转睛望着大火，当最后一缕火焰熄灭后，王连舫往后一倒，死了。

轮到了王腊狗的祖父辈。这一辈有兄弟四个，一个嫡出，三个庶出。都是锦衣玉食长大的少爷，骤然地失去了靠山，未免惴惴然惶惶然。四兄弟要数嫡出的王家雄最为柔弱。丁家就老是把愁容满面走过街道的王家雄请到店子里安慰。一来二去，王家雄就吸出了香烟瘾。再过一时，嫌香烟瘾不够劲，又吸上了鸦片。三个庶出的兄弟见王家雄吸鸦片，咽不下这口气，也拿家产出去吸鸦片。一个没有进项的人家平添四支烟枪，一个宅院能吸几年？那是清朝光绪二十六年时，烟土价格还算稳定，一两云土三元银洋，贵州黑是二元二。这就更像一把钝刀，活活地生生地慢慢地把个王家割死了。在卖掉宅院的前一天，王家雄的妻子抱着唯一的儿子逃出了家门，在沔水镇附近的菜农手里买了几亩菜地和一间草屋躲了下来。王家不仅卖掉了宅院，后来还卖掉女

人和孩子，王家四兄弟整天躺在烟铺上不起来，连烟泡上在烟枪上都等不及，就用开水吞服，最终毒死的毒死，饿死的饿死，尸首全用破草席卷着抛到了野山冈里。

丁家却发旺起来了，读书的有一个在同治年间中了举，丁家门庭里竖起了举人的铁旗杆。做生意的财源茂盛，老刀牌香烟、哈德门及红锡包香烟均是供不应求，风行江汉平原乃至更远的地方。丁家读书人劝生意人见好就收，于是，也就没有发展店铺，而是拿钱去买田置地。这样，王家雄的遗孀孤儿便沦为了丁家的佃户。

王腊狗的父亲为丁家种了一辈子的菜，死于伤寒病。

王腊狗的母亲在生下王腊狗半年之后去给丁家当奶奶，专奶丁宗望，奶了三年。第三年的那个深秋，失足跌入丁家的井里头淹死了。

王腊狗的父亲死母亲亡，丁家都出面主持了葬礼，最后还给了王腊狗祖孙二人一笔生活费，还提议让王腊狗和丁宗望一块儿学武健身，所需费用，自然一概由丁家支付。

沔水镇的人都说丁家还蛮仁义道德的，都劝王家奶奶接受丁家的善意。王家奶奶对众人说：“好！”

王家奶奶在送王腊狗去丁家学武时，将孙子拥在怀里，说：“腊狗哇，你一定要好好地学！一定要学得比丁宗望那小杂种好！丁家哄得住众人哄不住我，你娘是他们害死的。我们这地方的井是夏天用的，夏天富人用井水镇西瓜镇绿豆汤。深秋时节没人用井，你娘不会去井边，是丁家害死的！”

王腊狗记住了奶奶的话。王腊狗一天天长大记住了奶奶更多的话。王腊狗长得虎眉豹眼，和他曾祖父一个模样，奶奶恨不得

削下自己的肉喂他，让他强壮。王腊狗果然拳脚功夫比丁宗望学得好。王腊狗一运气可以捏碎一寸厚的楠竹块，丁宗望运气只能捏破薄薄的楠竹片片。师傅还是偏爱丁宗望，训斥王腊狗，说王腊狗刚猛有余，阴柔不足。王腊狗知道师傅师娘是丁家养着供着的，他不怪他们，他只恨丁宗望。

每当练完了武功，王腊狗要去挑大粪浇白菜地的时候，他就暗暗对着在花园里读书写字的丁宗望发誓：我要杀了你！

2

沔水镇城南住着一姓杨的大户人家，老爷与丁宗望的父亲先后中举，有个宝贝女儿名叫杨安素。安素小姐从小性格活泼，能说会道。加上时代已是民国，新思潮如雨后春笋到处萌芽，安素小姐就放了脚，上了学堂读了书。

王腊狗上午挑菜送丁家，遇上安素小姐放午学；从丁家吃了午饭出来，又遇上安素小姐去上下午的学。大约有两年的光景，王腊狗和安素小姐在一条穿过桑树林子的黄泥小路上天天相遇。王腊狗是个英俊小伙子，学武功把体态练得气宇轩昂，他奶奶又给他里里外外穿得干净整洁，虽说是下人，也是沔水镇少有的一等一的下人，许多有钱人家的少爷还不及他一半的人才。安素小姐并不厌恶王腊狗，开始是朝他笑笑，后来还和他打个招呼，说：“腊狗，武功学得到家了吗？”或者说：“腊狗，你真有力气哩。”

王腊狗回家就把这些情形复述给奶奶听。奶奶说：“千金小姐爱上漂亮小伙可是自古就有的事。”

奶奶的话使王腊狗展开了想象的翅膀，自以为安素小姐对自己是有情义的。

安素小姐哪里知道自己的新潮思想新潮言行会让一个下人想入非非呢？她早就喜欢上了丁家少爷丁宗望。丁宗望方头大耳，嘴唇厚阔，不算漂亮却稳重憨实，书念得好，又一身武功。安素小姐没有哪一处不满意丁宗望的。

杨家一来提亲，丁家就欣然允诺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女都是正当年。订下婚事不久，择了个黄道吉日就成了亲。

丁宗望娶杨安素在沔水镇是一段人见人夸的好姻缘，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对王腊狗却是一记晴空霹雳，他私心里认定安素小姐是迫于钱势，无可奈何出嫁的。她到底违背不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底拒绝不了少奶奶位置的诱惑。王腊狗不怨安素小姐，女人嘛。他恨丁宗望。

丁宗望成亲的那一天，王腊狗的眼珠子都瞪绿了。丁宗望没有把王腊狗当下人，让他在厨房喝喜酒；而把他当做师弟在堂屋大厅里坐了正席。

一端起酒杯，王腊狗眼前净晃动着那条桑树林子的黄泥小路，晃动着安素小姐朝他微笑的笑靥。喜酒吃到一半，王腊狗装醉，摔碎了酒杯。跑回家，他操起菜刀，咔嚓一声就剁掉了左手的小指头。

“好！”奶奶说，七十二岁的王家奶奶将拐杖在地上乱戳。

王腊狗将自己的血抹进酒碗里，一口气喝了。

没有人注意王腊狗。没有人注意王腊狗的指头缺了一个。细心的师娘发现了。细心的师娘还发现王腊狗送菜时呆呆望着丁家少奶奶。

师娘就告诉了师傅。

师傅说：“不会吧，他一个佃户一个下人还会有什么非分之想？”

师娘说：“话可不能这样说。腊狗虽是宗望的师弟，那是因为他拜师晚一些，论年纪，腊狗比宗望还大两岁，男大当婚嘛。”

师傅说：“腊狗穷是穷点，人才还是不错，志气也不小，将来不会受苦的。”

师娘也这么看王腊狗。师娘在洪湖乡下有个沾亲带故的侄女，样样都好就是小时候害了一场天花，落下了一脸的绛色麻子。师娘有心将侄女配给王腊狗。

师傅夫妻二人是客居丁家，提亲的事就拜托了丁家老爷。师傅夫妇向丁家老爷介绍姑娘情况的时候，哪样情况都介绍了，唯独没有提脸上有麻子。师傅夫妻心想，侄女的家境比王腊狗的好多了，脸上的麻子又算什么？

丁家老爷派管家去给王家奶奶提亲。

王家奶奶说：“好。”

王家奶奶心里算计的是：丁家的恩惠都接受，让孙子借丁家丰满羽毛，然后再伺机反咬丁家一口。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管家不知道姑娘是麻脸皮，就没对王家奶奶说这一桩，王家奶奶转告孙子的时候，自然也就没提这一桩。

王腊狗虽然穷苦，成亲这天还是十分热闹风光的。一是新娘子的嫁妆丰厚，一是丁家好事做到头，人力物力财力都支援了不少，师傅穿戴一新，做了个气派的主婚人。

王腊狗做新郎这一天心里还是比较滋润的。不管怎么样，他王腊狗娶的还是有钱人家的小姐！他戴着大红花，满面笑容迎送

亲友，显得格外英俊。

夜深人静，洞房花烛，王腊狗服侍奶奶睡下后回到新房，拴紧房门便抢上前迫不及待扯下了新娘子的红盖头。王腊狗愣住了：新娘子是个麻脸皮！

新娘子却不知就里，猛一看自己的丈夫是如此体面的俊小伙子，真正喜出望外，一双眼睛禁不住就脉脉含上了温情，望着王腊狗眼珠都不转。

王腊狗双拳捏得咕咕响，怒目喷火气血翻涌。丁家欺骗了他！丁家塞给了他一个麻皮婆娘！丁宗望一副蠢相却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他王腊狗仪表堂堂却要和一个麻皮婆娘过一生！丁宗望啊丁宗望，我要杀了你！

“你怎么哪？”新娘子送过来一盏茶，无限爱怜站在王腊狗面前。

王腊狗半晌说不出一句话。突然，他掀翻茶杯，吹灭花烛，把新娘子按在了床上。王腊狗用红盖头盖住新娘子的脸，将所有仇恨都发泄在麻脸新娘身上。麻脸新娘实际是个十分懂妇道的姑娘家，可是被王腊狗弄得实在忍不住，不由叫出声来，一些在屋外听房的年轻人听得不亦乐乎。

但是，当听房的人们散尽之后，王腊狗悄悄出了大门。王腊狗在奶奶的房门外磕了三个头，扔下几乎被他撕碎的新娘，离家出走了。

3

王腊狗当了兵。

王腊狗摸着黑，在襄河边偷了一只鲜鱼划子，顺水划了八十里，在脉旺嘴上岸，投奔了王劲哉的一二八师。

王劲哉原是杨虎城部下的西北军。“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明里拉拢王劲哉，提升他为一二八师师长，暗里却把他划归汤恩伯管辖。汤恩伯一接手便要调他的四个团到河南，以此削弱他的兵权。王劲哉一看情形不对，拉着一二八师偷渡长江，到湖北自立为王了。王劲哉一头钻进湖北的湖河港汊芦苇深处休养生息，屯兵买马，无论谁想动他他就打谁；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人他都打，原则只有一条，就是不打老百姓。

王腊狗在沔水镇不知听说了王劲哉的多少传奇故事。这世界上如果说有王腊狗佩服的人，除了奶奶之外就是王劲哉了。他就是要学王劲哉的狠气。

王腊狗当兵要打谁他不知道，他的目的是杀掉丁宗望，抢过杨安素，休掉麻脸女人，光复王家祖宗的基业。所以，王腊狗学枪法、学格斗都分外地刻苦卖命。仅仅三个月，王腊狗已经练就了一手百步穿杨的枪法，至于拼刺刀、肉搏那更是打遍全团无敌手。

七六八团团团长李保蔚单独召见了王腊狗。

“王腊狗吗？”

“是！”王腊狗行了个军礼，身板挺得笔直。

“你是哪里人？”

“报告团长，祖籍陕西，父辈落户湖北沔水。”

王腊狗是地道湖北籍贯，但他从士兵口中得知王劲哉师长是陕西人，就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好让王劲哉认他这个老乡。

“你为什么来当兵？”

“报告团长，一是家里穷没饭吃，一是敬服王师长威名。”

“你还挺会说话嘛。”李保蔚团长面皮白净清瘦，以擅长攻心闻名一二八师。

“王腊狗，你表现得非常出色。作为嘉奖，本团长允许你提一个要求。”李团长是想探探王腊狗有无野心。

王腊狗既没有要求升官，也没有要求赏钱，更没有贸然提出带兵杀回沔水镇。王腊狗非常聪明。他说：“报告团长，我是冲着王师长威名来从军的，三个月了我还没见过王师长，我只想看看他老人家长得什么模样。”

李保蔚团长答应了王腊狗的要求。

王腊狗去见王劲哉的那一日他肯定终生难忘。

那是一个初秋的下午，晚霞红艳艳金灿灿，远处的襄河，近处的水塘都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芒，遍地是绿中透黄的茅草，风一吹，呼啦啦仰头倒去，一片连一片倒去，一直到天的尽头。王劲哉就从这波澜壮阔的背景中走向王腊狗。王劲哉一身戎装，两眼精光闪闪，一双圆口黑布鞋。

王腊狗膝盖一软，跪下了。

“你就是王腊狗？”

王劲哉粗大的西北汉子，嗓音震得王腊狗耳朵嗡嗡作响。

王劲哉的随从将趴在地上叩头的王腊狗提了起来。王腊狗克制不了莫名其妙的惶恐，战战兢兢说：“是。我是王腊狗。”

噼啪——王劲哉甩了王腊狗两个耳光，说：“熊样！哪像咱陕西人的后代！”

王腊狗被迎头浇了瓢凉水，一下子清醒了，惶恐也随之消失

了。他两腿一碰，说：“报告师长，我是陕西人的后代！”

王劲哉打量了王腊狗一番，说：“很好。很好。”说着，抬手一枪，击落了一个士兵头上顶的茶碗。这个士兵不动声色又放了一只茶碗在头上，王劲哉朝王腊狗努了努嘴。

王腊狗忽地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自己死活就在此一举了。王腊狗举枪瞄准扣动扳机，茶碗应声而飞。

“很好。”王劲哉说。

王劲哉说：“听说你是冲着我来当兵的，为什么？”

王腊狗说：“报告师长，为的是想看看英雄人物。”

“少年意气。”王劲哉笑了起来，说，“少年意气啊！你读过书吗？”

“报告师长，没有。”

“那你知道我们中国有几个名人？”

“报告师长，我只知道您。”

王劲哉又一次被王腊狗憨厚的恭维逗笑了。

“不不不，”他说，“中国地大物博，到处藏龙卧虎，我王劲哉算什么？我告诉你，现在中国有三个半名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汪精卫，半个才是我王劲哉。”

王腊狗说：“是，师长。”

不过，那时候王腊狗的确不知道毛泽东蒋介石和汪精卫，他当然不认他们，他只认王劲哉。

王劲哉挥了挥手，王腊狗以为接见结束。却看见拖上来一个五花大绑的人，穿的也是国民党军服。

王劲哉对他的一班卫兵说：“拉下去活埋了。”

卫兵们一怔，竟都有几分踌躇。

被绑的人大叫起来：“王师长，误会！王师长，你高抬贵手，我们是一家人哪！”

王劲哉对叫喊无动于衷，扫了卫兵们一眼，转向王腊狗。

“王腊狗。”

“到！”

“把他拉下去活埋了。”

“是！”

王腊狗毫不犹豫地拎起那人的衣领拖走了。

“小兄弟，我是四十九师师长李精一的参谋，我是来办公事的。请不要杀我，小兄弟，我和你无冤无仇……”

那人一路向王腊狗求饶，王腊狗却脚步都没放慢一拍。他想这肯定是和刚才打枪一样，试探他的忠心。

王腊狗将那人推进早已挖好的坑里，动手掀土，他一锹一锹掀着，心里总以为王师长会大喝一声：停下！

当土埋齐胸脯时，那人的头脸全都是猪肝颜色了。那人眼珠凸突出来，盯着王腊狗，上气不接下气说：“王劲哉，凶残的狗杂种！还有你，这个小杂种，得不到好死的——”

没有命令叫停下，王腊狗最后一锹土甩到了那丛黑头发上。

王腊狗大踏步走进王劲哉的师部，说：“报告师长，埋了。”

王劲哉阴沉着脸说：“他和你前世无冤，后世无仇，你为什么埋他？”

“报告师长，军令如山倒，师长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王劲哉点点头。王劲哉让王腊狗稍息，亲手递给他一块点心。这是一种叫“羊羹”的日本甜食。王腊狗平生头一回吃，觉得甜得不得了。

就这样，王腊狗留在了王劲哉身边。

王腊狗跟随王劲哉打了几场仗，打出了一身贼大的胆。

他们和鄂豫边区的新四军打仗只是小打，争地盘。和国民党金亦吾打仗那是大打，两千多人马一下子杀过江，一口吃掉了金亦吾的五个团。金亦吾一状告到了蒋介石面前，蒋介石来电责问王劲哉为什么打金亦吾。这个时候，王腊狗已经知道蒋介石是何许人也。他十分吃惊地看着自己的师长给最高长官回电：我没有打金，只是赶走了金。

蒋介石的回电分明是恼怒了：你明明打了，怎么说未打！

王劲哉更是怒不可遏，拍桌拍椅地回电报，说：我之所以说未打，是顾及上级面子。今既说我打了，我就是打了！如继续扣发我师薪饷，我还要打！

王劲哉与蒋介石的抗争使全师官兵胆战心惊，一时间风传蒋介石要调五个师来吃掉王部。但是终究还是王劲哉赢了，蒋介石补发了一二八师薪饷。将一二八师划属第五战区李宗仁领导，脱离汤恩伯。王腊狗由此眼界大开。

后来和日寇打的就是一场血战了。这便是名垂史册的陶家坝大捷。盘踞沔水镇的日军从武汉市调来了一个甲种兵团和几个混成中队，由日军大佐古贺指挥，向王劲哉发起了进攻。在这之前，王劲哉多次袭击皇协军汪步青一师，在襄河上一再阻击日军运粮船队，将“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实在是惹恼了日军。

这一仗打了三天三夜，王劲哉在陶家坝碉堡内坐镇指挥，一刻都没有离开电话台。光是陶家坝白刃战就杀死日军四百多人。拼红了眼，王劲哉亲手操了刺刀，上阵肉搏。王腊狗紧紧跟随着师长，好多次解了师长的围，干掉了偷袭师长后背的日本小鬼。王腊狗在这一仗中果真是杀红了眼。战斗结束后，他在一片焦土上游逛，密布的弹坑，烧焦的大树，炸平的暗堡和一摊摊血迹才使他感到了战争的可怖。

王腊狗可不愿意自己害怕什么，他克服恐怖的办法就是去观看日军收尸。他站在一栋高宅的废墟上，居高临下看着灰溜溜的日本人割下尸体的头，在夏日的燥热中轰赶着绿头苍蝇，将头颅用石灰腌在一只又一只的木箱里。果然，王腊狗就不再害怕了。

几场战争下来，尤其是陶家坝白刃战之后，王腊狗得到了王劲哉的赏识和信任，当上了王劲哉的随从副官。

很快，杀掉了宗望的机会就来了。

王劲哉派王腊狗独自一人秘密潜入沔水镇，接应共产党新四军鄂豫边区党委的一个通信员。王腊狗在得到命令后，兴奋得一夜难眠，谋划了一个杀掉丁宗望的周密计划。

一个月明星稀的深夜，王腊狗换上了渔人的装束，坐鲜鱼划子回到了沔水镇。吃了三年军粮的王腊狗已是今非昔比，他不再凭冲动办事，不再把爱憎摆在脸上。在黎明前的黑暗里，王腊狗轻悄悄地在沔水镇周游了一圈，他看望了奶奶和他的那间茅草屋，长久地徘徊在屋外，猜测着那麻皮女人的去向。他还特意去看了丁家的府邸。他满怀恨意地发现日本的轰炸机并没炸断丁家举人的铁旗杆。

天亮的时候，王腊狗往头上扣了顶斗笠，在好义街吃了一碗